

經部

田間詩學卷四

桐城錢澄之撰

魏譜略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按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孔云蒲坂安邑皆與逼近謂境内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

愚按魏自晉獻以封畢萬城在陝州芮城縣五里漢河北縣也左傳晉使魏壽餘以魏叛入秦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杜預註今河北縣于秦為在河之東今平陸縣是也平陸縣北有魏侯城即古

魏國晉獻公所滅以封畢萬者志又云平陸縣本虞國地則魏南與虞接壤而北逼于晉其地阨隘故晉先滅魏而後取虞

魏一之九蘇氏云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于衛也

葛屨　序曰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愚按惟魏地陿隘故機巧趨利以其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故機巧以生人主復為褊急儉嗇之行則不為趨利之民所附宜其亡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

人服之

朱註興也毛傳缺　毛云糾糾猶繚繚也禮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禦寒之具今既赦而猶繚纏之猶謂可以踐霜　毛云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鄭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也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要裳腰襋衣領好人猶言貴人　輔氏云糾糾葛屨本不可以屨霜自儉嗇者言之亦可以履霜矣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自褊急者言之亦可使之縫裳矣

愚按即臧文仲妾織蒲類也玩兩可以字但愚者事苟可而已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云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左辟以右讓人而自避居左讓也象揥貴人飾也凡撙節者必退讓佩象揥而

左辟謙德可風所可刺者褊心耳褊心指上章所言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愚按魯公儀休為相去織婦拔園葵惡其奪細民之利也魏俗儉不足刺刺其以士夫之家親鄙細之事如此篇以女縫裳後篇采莫采藚皆與民爭小利也與去織婦拔園葵事正相反耳故序謂刺褊也

汾沮洳　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申培說晉人刺其大夫之詩　晉自成公即位始有公族餘子公行之官官初設于晉魏滅于晉獻公成公為獻公孫固知此為晉詩非魏詩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朱註興也毛傳缺　蘇氏云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沮與王制沮澤之沮同義凡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止曰澤　洳說文云漸濕也　莫菜也孔云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有恠而悋之之意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杜預註餘子適子之母弟也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而自為旄車之族乃餘子之職也　鄭云公路主君之旄車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沮洳廣指汾旁所侵之地一方就近水之一處而言比前為差狹矣采桑親蠶事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水流曲處比一方又狹矣班固地里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　藚陸璣疏云今澤瀉也

愚按采莫采桑采藚非大夫自采使其家人采之耳皆與小民爭衣食之利也以大夫之家食肉衣帛居移氣養移體故有典度如英如玉之美而下從小利若此殊不似貴人所為與孟獻子所謂畜馬乘不察于雞豚者遠矣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何氏以為刺晉君疎遠公室而信任卿族故因汾水之間有隱居不得位者以采莫采桑采藚起興

愚按春秋世卿雖有賢者在下豈能于上其信任卿族不獨晉為然也

園有桃 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廹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何氏謂魏詩皆晉詩也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國人憂之故托興于園以比絳也桃與棘比驪姬與其娣而其實則比奚齊與卓子也肴之食之言君將立之也史蘇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此心憂之實據矣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

毛傳興也朱註同　桃果之賤者家語孔子云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詩意謂園之中但有桃棘二者皆賤品也而其實充殽充食比國犖公子皆出獨存奚齊卓子其母皆賤而反得寵必有廢立奪嫡之事故心憂也　爾雅云徒歌曰謠說文作䚻云肉言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是也　歌謠正以寫所憂其士為狐爽蒙茸之歌之類與　我士詩人自謂也以歌謠為驕謂其指斥時事長言無忌　彼人是哉二句亦不知我者之語

愚按彼人指荀息之輩荀息曰君立臣從何貳之有當時必有以此言為是者而轉訝巳之云云為巳甚也何其者猶云何遽至是也再言心之憂矣罔不我知者之言而益重其憂也其誰知之重嗟歎者嗟舉國無人知亂之將作也兄子儁祥云史蘇憂晉亡郭偃謂于晉何害士蔿曰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子曰何其其郭偃之流乎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陸氏云大者棗小者棘葢若酸棗也于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　棗性重喬棘則低矣孟子曰養其樲棘

則為賤場師棄果實之賤者也行國散步國中有禾黍荆棘之數即屈原行吟澤畔之意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何氏以為晉人因獻公將黜太子申生而作

愚按左傳閔元年晉侯作三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蓋自克魏而後讒言彌興故以其詩隸魏風明其為禍本歟

陟岵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郝氏云陟岵之詩皆行役者述其父母兄弟臨行告誡之語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朱註賦也毛傳缺 爾雅云山多草木曰岵 鄭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 上以下供上役也嚴氏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詩上入執宮功以由田野入都邑為上此以由家居赴道途為上猶俗諺云上路也 猶來者庶幾其來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爾雅云山無草木曰屺 鄭云此又思母之戒 母曰予季謂少子也觀下章有兄可見 嚴氏云無寐猶今言醒睡也行役在途存亡戒心早夜不可妥寢毛傳謂母尚恩是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偕毛云懼也嘱其必行者俱也猶言勿離伴侶耳徐士彰云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更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左傳晉文公奔翟時從者五人狐偃一也而狐毛不與及文公入秦毛與偃俱從以不應懷公之召其父狐突死焉豈文公周游列國時毛以舅氏之戚復繼偃而至耶何氏謂此詩狐偃所作

愚按當是偃初奔翟時突與毛俱尚在晉故有瞻望父母及兄之語

十畝之間　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水經註云古魏國城南西二面并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　十畝甚言其偪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魏地狹人稠采桑者無所得桑閑閑泄泄絕無與爭桑之意以其桑少無可爭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朱註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

歸于農圃故其辭如此

愍挾民所恃者農桑農桑無地則民將離矣古者三年大比民數遷徙不禁還者仍還其故土逝者去而別徙矣

伐檀　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禄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朱註賦也毛傳鈌　毛云坎坎伐檀聲　漣通作瀾

劉熙云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檀木堅韌可

為車為輻為輪比君子之材能任重而行遠也寘置

也伐而置之河干置而不用也　不稼不穡指當時

居高位者皆無功竊祿之小人也　何運亮云河水

至濁伐檀而置之河干無有見用之期庶幾待河水

之清乎清且漣猗四字虛想之辭以言終無時也

周禮云種穀曰稼穀可收曰穡　毛云一夫之居曰

廛此曰三百廛則三百夫之家易云逋其邑人三百

戶論語稱伯氏駢邑三百蓋下大夫食邑制也此云

取禾以食邑

所入言耳

愚按檀以喻賢材伐檀則進賢者以自喻也檀堅而

難伐猶賢者之難進也伐檀而置之河干猶進賢而

棄之無用之地也因河干而思河水雖濁且有清時

朝政濁亂竊祿者滿朝將何由清乎彼君子自不見

用然君子亦自不肯與竊祿者同素餐也詩蓋進賢者嗟所薦之不得用耳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伐輻承上伐檀而言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說文云輻輪轑也轑蓋輪中木之直指者　爾雅云河流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廛之内有困每困各得禾秉一億故詩曰我庾惟億是其禾數也三百億即下三百困也秉把也　爾雅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註云豬生子常多故别其少者之名承狩獵言皆言田豕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言伐輻又言伐輪揔見檀可為車所伐者惟此一檀而已　爾雅小波為淪毛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囷說文云廩之圜者圜謂之囷方謂之廩　莊子吾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貆特鶉皆舉其小者言之貆為貉子特為豕子特比貆為易得而鶉比特為尤小然且皆縣之于庭以見未嘗擇其大而舍其細則貪之至也　飧餔也謂晡時食也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字林云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愚按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伐檀其一也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聲辭以列國變風與南雅并列而摠稱之為雅豈以其音節不以其辭意耶

碩鼠 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朱註比也毛傳缺 碩鼠即鼫鼠也 許慎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

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亦名鼫鼠荀子云鼫鼠五技而窮是也　黍者五穀之長詩頌其饟伊黍註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明黍足貴也　貫說文云習也言女習聚斂以為常至今已三歲矣　周禮三年大比民數改定版籍比時聽民遷徙故鄭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羅氏云麥者接絶續春交夏之時舊穀已絶新穀未升民于是乏食而麥最先熟故以為重　董仲舒曰春秋于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重之也食黍不已至于食我麥則民已困乏極矣　嚴氏云直伸也言受枉于此而求伸于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謝氏云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楙而未秀也　勞慰也首章言顧者存諸心次章言德者施諸政此章言勞者見諸言也至徒慰人以言而猶不肯則虐之至矣　蘇氏云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可長號而求之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愚按魏與秦僅隔一河左傳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既濟則魏人譟而還近可知矣其後秦孝公開阡陌招三晉之民耕種以富其國亦因三晉之人稠地隘易以逃亡故可招而至也觀

此詩去女適彼殆先為之兆矣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譜略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也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曽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曽孫僖侯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

愚按太原今太原縣也晉水所出故春秋戰國時皆曰晉陽堯為諸侯時居此後為天子即都平陽矣周成王以封其母弟叔虞曰唐侯今清源縣有陶唐故城俗謂之姚城是堯之故都而唐城又在

翼城縣則堯之裔所封也周遷之于杜故為唐杜氏考太原與清源接壤皆為晉陽則當時叔虞所封之唐未必即今太原縣治也因唐有晉水故叔虞子燮改為晉侯燮孫成侯徙居曲沃地里志云即聞喜縣亦非今曲沃也成侯孫穆侯又徙于絳至昭公始以故所都曲沃封桓叔成師而自徙于翼翼在絳東晉于是分而為二魯惠公三十年桓叔伐翼其子莊伯繼之迨孫武公以魯桓公八年滅翼遂併晉國葢晉自穆侯徙絳昭侯徙翼及武公併晉又都絳也絳即今絳州其絳縣則春秋時晉所謀遷之新田耳

唐一之十　朱註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葢仍其始封之舊號耳　季札聞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蟋蟀　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郝氏云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時俗尚固陋儉不中禮蟋蟀之詩諷其終歲廢禮也　孔云樂記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註云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惟恐倦怠反謂自抑止惟恐奢放詩人既勸樂惟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康樂職主也　邠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固知九月尚在堂也　鄭云君雖當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為節也　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瞿瞿顧禮義也　按瞿瞿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之意何氏云此詩原不為及時行樂發論正意止在好樂無荒四字却從今我不樂倒翻來而急以正意喚醒

愚按唐以耕稼為俗歲暮之樂不過斗酒相慰勞耳而已慮其荒儉之至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遠行也按歲聿其莫可驚也未幾而莫者又將逝矣日月其除可惜也未幾而除者又將邁矣　歐陽

子云職思其外廣周慮也　朱註蓋其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毛云蹶蹶動而敏于事輔廣云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周禮庶人乘役車孔云收禾納稼亦用此車牛車也鄭云役車休則農功畢無事也　慆久也即詩慆慆不歸之慆　思其居思其外正思其所可憂者惟主于思憂而其憂庶可免也　休休爾雅以爲儉也亦有安足之意所謂不顧乎其外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朱註謂民間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又遽相戒

以無過樂之辭序以為刺僖公儉不中禮

愚按詩無刺儉之意勸以不可不樂即戒以不可過樂語氣之開合如此意在相勉以儉也蓋唐之風尚如此班固所謂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是也

山有樞　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是時桓叔有不軌之謀昭公不知諸大夫難顯言之故作此詩以使之覺悟非

相勸為樂也與其齷齪以待亡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痛之心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

蹙迫矣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毛傳興也朱註同　樞榆屬亦名莖即刺榆也江南有刺榆無大榆惟北方多有之秦漢故塞其地皆榆故曰榆塞是以江南無榆但見樞耳晉地山隰兼有之二有字謂土產所宜當以時取用伐去復生惜而不伐則亦枯死山中為無用之物而已　子大夫相謂也　孔云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　愉通作覦詩人之意謂此岌岌者國也此衣裳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久享何不及今曳婁馳驅之而坐視為他人所覬覦乎

愚按漢文帝賛衣不曳地以言其短曳則衣拂地之謂婁僂通因其曳也故婁而攝之以行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爾雅云山樗也亦類漆樹古諺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以不材而壽 杻爾雅云檍也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正名曰萬歲以檍有億萬之義也謝朓詩風動萬年枝今以冬青為萬年枝非也詩以栲杻取興豈以栲全天年杻號萬歲有長保之義故耶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可成琴瑟栗可供籩實故以興下文酒食鼓瑟之事　按上章鐘鼓不言日此言何以不日鼓瑟者以士大夫無故不徹琴瑟也　羅氏云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于王也　永日者言來日已短宜及今為樂以延引此日也　呂氏云詩人豈真欲馳驅飲樂者哉激發感憤之至耳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臺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即此詩之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朱註謂此詩荅前篇之意而解其憂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愚按唐俗儉其風土為之也到今猶然未必有刺儉者此殆士大夫相告語行樂之辭正慮其所有為他人有耳發激發之辭深于勸儉者也

揚之水　序曰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強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嚴氏云沃有簒謀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忠于公者也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漏泄其事也異時潘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可以見國人之心矣　淩濛初云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家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不敢告人此陽雖為沃陰以聳晉厲養卒所謂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是巧于告密者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按揚水弱白石剛以喻政令不行頑梗者多也鑿鑿水去而石立也　素衣猶純衣即絲衣也襮者繡刺黼文爲襮襮者領也此諸侯中衣之制　鄭云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繡當作綃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　國人具此服將以進之桓叔見欲奉爲諸侯耳　嚴氏云子指叛者下文君子指桓叔此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言欲從此人往沃以見桓叔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早爲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白貌水微而石顯也　朱繡繡讀爲綃于綃上刺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凡繢是畫綃是刺綃上刺黼

以為衣領然後名之謂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則朱繡即朱襮也特異其稱耳　鵠者曲沃邑名　晉哀沃盛從沃之事既成則可以免禍而無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徐鍇云粼粼水流石間不駛也言水落而石見也桓叔篡謀已定如石在水中昭然共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也曰我聞者通國皆知之辭命桓叔之命將命其徒以舉事也曰不敢告人則固已告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愚按沃自桓叔至武公凡屢破晉晉人終不服從相與攻而去之逾數世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

當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此詩故為黨沃之辭乃陰輸其情以告昭公使早為備也朱註以為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為此詩豈有欲叛之人自述其叛志以見諸篇什者乎且叛人之詩又何録焉

椒聊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申培說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强師服憂之而作是詩 嚴氏云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意在彼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毛傳興也朱註興而比也　爾雅云椒椴醜莍椴茱萸也醜類也椒與茱萸之類皆有莍莍者聚實之房也椒之為物小而芬烈聊且植之耳今其實蕃衍如此喻沃也彼其之子指昭公昭公奄有邦國雖碩大而孤立無朋無朋寡助也椒雖聊植之乎其枝條日以長遠言助者多也

愚按遠條者言椒植于彼而條及于此比桓叔在沃羽翼遍晉國也惟朋皆為沃所有故之于無朋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上章言盈升此言盈匊言益多也不復以升較矣篤者厚也因昭公之于沃無猜忌而美以篤厚之

名

愚按淮南子云夏蟲不可以語氷篤于時也篤字亦不達時變之謂

椒聊二章章六句 何氏謂椒聊之實比從桓叔于曲沃者其黨繁盛也彼其之子指晉之忠臣如師服之流時晉人多趨曲沃而之于獨介然特立不與之為黨故稱以碩大無朋而守志篤信不移也然羽翼既成枝條布濩勢必至遍地皆椒胥晉人而化為沃人矣之子且柰何哉

綢繆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鄭云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朱註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首章婦語夫之辭次章夫婦相語之辭末章為夫語婦之辭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綢繆猶纏綿也　蘇氏云合異姓以為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為物束則合之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　毛云三星參也　按參以孟冬之昏見于東方曰在天季冬昏見于東南隅曰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曰在戶戶南向也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氷泮為婚姻之期故以參為候　鄭云三星謂心也心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　按心三月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昏見于南方當戶七月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參始東出心出則參退而婚禮終參出則心退而婚禮始今心正見故為不得其時　鄭云

今夕何夕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也子兮子兮或謂女或謂男皆自詩人稱之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說文云刈草也配不以正猶之束亂草而已毛云隅東南隅也　鄭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愚按邂逅不期而遇謂六禮不備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楚在束薪中特為翹楚故以興粲者見其美異于他女耳　毛云參星正月中直戶故云在戶鄭云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粲者美稱言女雖美而婚非其時于禮目之以奔為可惜也見者自詩人旁觀者見之非指男女相見也

愚按啓齒而笑之為粲過時得偶幽憂久而為之一粲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愚按序云國亂婚姻失時此於初婚之時旁人為之慶喜之辭薪與芻與楚之束猶男與女之婚合異以為同也非綢繆則束之不固比之同牢合巹多其繁數禮文皆所以綢繆之也三星昏見于東移時而東南隅又移時而南蓋綢繆之久而夜既深矣子兮子兮皆自旁人謂之良人為女謂男也

粲者男謂女也邂逅謂男女相謂也如此何諧謔之辭慶喜之餘乃作此語

杕杜　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傳興也朱註同　杜與棠類赤者為杜白者為棠棠實甘杜實澀而酢無味語云澀如杜是也　毛云杕特貌蓋樹之特生者　湑湑潤澤貌　嚴氏云木無枝葉則根上土燥而其木易枯有特生之杜湑湑其葉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獨足以庇其本根也　踽踽無所親也無所親曾杕杜之不若矣　行之人猶

言路人也比親密也佽助也　言他人不足恃不如同父之人也若以他人可恃則路人亦人胡不見親彼見我之無兄弟胡不相助以非同父故情不相關耳兩胡不與罹之辭　愚按人無兄弟人字自行之人謂我而言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云睘睘無所依也說文云目驚視也獨行彡懼故有此狀　白虎通云姓生也人所稟以生者也按姓與氏有辨姓者所以系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姓所出故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　同姓雖非同父猶愈于他人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朱註謂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辭

愚按晉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使羣公子殺游士之二子而桓莊之族以盡詩人殆知其謀而以是諷羣公子歟

羔裘　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朱註賦也毛傳缺鄭云羔裘豹袪卿大夫在位之服也　袪孔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為袂也　毛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居通作倨漢書丞相條侯至貴居以居為倨也居居言其一性驕狠無所顧惜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惟子之好

毛云褎猶袪也說文云衣袂也　究說文云窮也曰究究者每事窮究到底不留餘地　孔云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歸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此則念其故舊恩好不忍他去足見唐風之厚

羔裘二章章四句

愚按亦晉人憂曲沃之逼而在位者不恤其民驕居刻核故作詩以警之我人謂晉大夫他人指沃也時事至此晉人猶戀戀故主異時沃屢破晉而晉人不叛有以也夫

鴇羽　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

昭侯于孝侯爲桓叔子莊伯所弑復立孝侯弟鄂侯莊伯伐之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子哀侯後爲莊伯子武公虜而殺之晉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又誘殺之于是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序所謂大亂五世而詩所稱王事靡盬也是詩其作于桓公十四年王命立緡之時乎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傳興也朱註同　孔云鴇鳥連蹏性不樹止無舌兔無脾𧶼鴇無舌連蹏不木棲水鳥也水鳥木棲既失其常又無後趾尤不得其所止矣　栩爾雅云杼也或云橡斗一名櫟鄭樵云南多櫟北多櫟即

一物也　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鄭云稹者根相迫迮梱致貌　以王命征伐謂之王事翼與曲沃攻伐不休禍起于桓王之助曲沃咏靡盬譏之也周昌年云此言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他處意在奮忠此則直以失所而志怨耳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有其極

極止也言何時得止此征役也　征役止則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有其常

鴇行羨其以類聚傷已之不如也　嘗口試其味也郝氏云米之精者曰粱良也穀之大者亦曰粱今高粱之類

鴇羽三章章七句

愍撓桓王初助沃以伐晉沃既叛王王又命虢公伐沃屢立晉君皆為晉人所殺戰爭不息此所謂王事靡盬也晉猶鴇乎所集惟栩與棘桑其不足以栖托審矣

無衣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申培說武公篡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詩以刺之　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公十六年乃

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武公雖已封侯而僅立一軍者以其寡晉得之故晉雖大而禮僅從小國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毛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專言衣者古禮王命諸侯則皆以衣錫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曲沃自桓叔乘潘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敗歸其後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此衣既受于天子則可以杜絕衆忿壓服人心而無終朝三褫之患所以賂王請命者意正在此嚴氏云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郝氏云子指王使也言我豈不能自製此服但不如子之所齎來者

借重王命為安吉耳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毛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　典命職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說者以為在王朝則全乎臣故命數儀等從陰以近王而屈出就封全乎君加一等命數儀等從陽以遠王而伸晉侯爵出得七命則入為王卿正得六命也晉之先君見經傳者如變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皆入為王卿六衣亦晉故物也燠與煖同服久則煖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而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愚按郝氏謂虢叔錫命大夫作詩以美其君非美之也蓋大夫苦晉國人心不服喜于得王命以鎮壓之向王使稱謝耳其辭氣悖慢與唐世藩鎮坐邀旌節者無以異也

有杕之杜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愚按三國時賈詡謂袁紹使者曰歸語袁本初兄弟不相容焉能用天下國士乎即此詩意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鄭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

者以其特生陰寡也　丘光庭云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　朱註噬發語辭　言武公剪滅宗族而得國無親若此彼賢人君子妄肯與共事而適我乎我者自詩人稱其君國而言也中心好之二句亦出自詩人之意言君子相率以去雖好之亦無自而飲食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云周曲也　朱公遷云道左則闕道周則迂適者久居其國遊則時一至焉猶之遨遊而已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何氏謂玩詩語意毋乃為龍蛇之怨而志過乎縣上

餓隱欲餕餐而無從

此固文公所心惻也

葛生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郝氏

謂獻公好戰國人多死于戰詩

人托死者之妻悼亡以刺之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傳興也朱註前二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蘞本草

云一名兎荄作藤生根似天門冬疏云蘞似栝樓幽

州人謂之烏服 孔云此二句互文葛言生則蘞亦

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 郝氏云葛

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

亡此 鄭云予美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

愚按誰與獨處二字為句與易匪寇婚媾句法正同

猶言寂寞誰與乎獨處而已亡此猶云亡于此地也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云域塋域也息止也　詩翼云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掃悲哀之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范氏云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

愚按予美亡此此者正指葛蒙蘞蔓之域因閨中之衾枕粲爛益念荒塚之荆棘凄凉耳獨旦猶言長夜漫漫何時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鄭云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　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

數為多以見無時不思也 居鄭云墳墓也

愚按歸于其居承上文言獨守來言令雖獨處幸百年之後有我為伴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由夏日而冬夜由冬夜而夏日無歲不思沒身焉而已 室鄭云塚壙也滕公墓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是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朱註謂婦人念其夫久從征役不歸而作

愚按篇中蘞蔓于域及百歲之後等句其為悼亡之作無疑

采苓 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鄒氏云史蘇之占曰

挾以銜骨且懼有口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焉而後竟受讒而不知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苓爾雅云大苦也即甘草首山一名雷首即首陽山也　鄭云采苓采苓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于首陽首陽信有苓矣今之采者未必盡于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而非　埤雅曰苓生于隰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　按胡得焉者問其何處得來也凡人言為讒與否未可知且勿輕信則將一槩舍置付之不問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究其言之何自來耳　嚴氏云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立見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

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輔廣云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令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苦即苦菜也月令苦菜秀即此孔云荼也內則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葑即蔓菁上苦下甘甘苦相半也

愚按蘦甘而苦讒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葑則甘苦相半猶一句言其好一句言其惡也讒人所以嘗試人君者無所不用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愚按苓甘以比奚齊卓子苦以比太子申生葑上苦下甘以比重耳夷齊乎首陽之巔升之于上也下者墜之于下也東爲日初出之隅過時則不照也國人已聞驪姬之謀故爲然疑之語以微動獻公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譜略

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馬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封非子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迺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横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徳公又徙于雍云 孔氏云嬴伯翳之後按伯翳即伯益聲轉字異本一人也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或問姓氏如何分别朱子謂姓是總稱氏是後來次第分别如魯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皆為姬姓而氏不同也

愚按今秦州有秦亭為秦始封之地初伯益之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邑于此伏羲陵在焉六世孫大洛生成及非子非子養馬汧渭之間今隴州南三里尚有秦城是其地也本紀言非子居犬丘犬丘漢之槐里今興平縣去秦州甚遠本非秦地何以本紀云分大洛之國地封非子别為附庸耶則非子所居之犬丘必非此地當即隴州故秦城是耳其後西戎滅大雒宣王命非子曽孫秦仲為大夫伐西戎不克死焉及其子莊公滅西戎盡得大洛之地莊公子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賜以岐豐之地迨襄公子文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則文公復徙居非子故墟也文公孫寧公徙平陽今郿縣是也寧公子德公始徙雍今鳳翔是也皆在岐西自德公以後世居雍春秋時秦晉往來每稱自雍及絳至孝公乃徙咸陽即今咸陽縣也葢由西

以漸至于東若云非子所居犬丘即漢之槐里文公因其故都則秦久居岐以東矣文公以後豈更西遷而居雍耶

秦一之十一

愚按編詩者晉之後即繼以秦以明晉亡而秦興也

車鄰　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鄭氏云秦自非子始封為附庸非子曾孫秦仲入為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刱見誇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朱註賦也後二章興也毛傳缺　毛云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　陸佃熈云車多則聲衆故鄰鄰然馬多則色奇故有白顛　寺人閹人周禮天子有之按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宋有寺人柳是諸侯之官亦有寺人令使也言君子尚未得見但見其往來奔走者有寺人以供使令也　嚴氏云秦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也　沈守正云夫子刪書以秦誓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爾雅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　按阪秦地多有之地里志隴西有隴阪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

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泰川　羅氏云燕秦千樹栗故栗惟秦特饒秦饑應侯請發五苑之果蔬橡棗栗以活民可驗也二句誇其土饒物產也

愚按秦聲初不過彈箏叩缶耳鼓瑟鼓簧變為夏聲宜聞者之共樂也生長西垂其上下等威本自脫略今初為士大夫習中國威儀然驕媓成俗一時未能遽變故未見則寺人傳令用新制也既見則君子並坐仍故態也外則君臣內猶儕偶耳故其人便而樂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尚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鼓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　嚴氏云言

貴生前得意不則虛老歲月耳此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為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強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申培說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

愚按逝者其耋其亡等語殊非過客之辭序說為是

四驖 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焉 鄭云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初為附庸也 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此詩當即是文公東獵之事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朱註 賦也毛傳訣 月令孟冬乘鐵驪馬色深黑如鐵也 阜高大也四馬八轡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有脅驅矣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繫于軾前而已 孔云驂馬內轡納之于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 嚴氏云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以末童載獫猲之知其為大田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謂以兩手奉之驅獸而聚之以待君射也辰牡猶言時獸 毛云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

孔云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註曰射必中左

乃為中殺　拔鄭云括也亦作筈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乃受弦處　孔云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獸應弦而獲言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去其國近也　朱註曰事既畢故遊于北園

輶車輕車也鄭云輕車驅逆之車也孔云驅者驅禽使前趨獲逆者御還之使不出圍田僕掌田設驅逆之車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非君車也　鈴在衡曰鸞在軾曰和鑣馬銜鐵也乘車則鸞在衡此在于驕

故異于乘車也　爾雅云長喙獫短喙歇驕古者狩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秦之陋也

愚按鄭箋以遊在先而狩在後謂遊于北園之時時已習其四種之馬故田則克獲也吾謂狩畢而遊嘻

六轡之應手乃賛其駟鐵曰四馬亦既閑矣以輶車載犬亦因其獵獲有勞而休息之且寵異之也皆田事既竣矜能得意之態　齊襄好犬牽犬以鬈偲之士秦襄好犬載犬以鸞鑣之車後世犬馬之好此為嚆矢矣

駟驖三章章四句　序美襄公始有田狩之事

愚按史載秦文公東獵至于汧渭則此宜屬文公文公居西垂而東獵其亦有略地岐豐之意乎

小戎　序曰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朱註賦也毛傳缺　六月詩元戎十乘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　俴淺也　收軫也考工記言軫方以象地即車箱是也　孔云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　兵車以馳突為事車箱中空無所收載取其輕利也故曰俴收　毛云五五束也楘歷録束交也孔云五楘是輈上之飾　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所束之處因以為文章歷録然　輈即轅也一木當車底中考工記云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其制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兩服馬之進退至施衡之處又曲向下横一木為衡以駕馬因轅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輈　一云制如舟底故名輈也　五分其輈之穹每

分各束以皮蓋恐曲處多是斷咸不隨木理易致折耳　游環以皮為環卽皮圈引兩驂馬之外轡並兩服馬之内外兩轡俱貫于圈内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故又謂之靳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于靷也　游者游移不定之義以其在兩服兩驂背上或前或却無常處　脅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云以一條皮上繫于衡後繫于軫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　按左右兩邊皆有以此物正當服馬之脅而隔斷兩驂于其外如驅之使不得相近者然故名曰脅驅　陰揜軌也軌車下横木以持輪者亦謂之轄以板側揜之曰陰繫靷于此　孔云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　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故毛云所以引也　朱註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　孔云鋈續是作環相接以白金飾續靷之環　按陰與靷原是兩物不相聯屬今綴環于陰板而繫靷于環以聯屬此兩物故名

此環為續靷即今所謂流金是也文茵車中所坐之虎皮也暢轂長轂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輪內受輻者也按輪之心為轂轂中橫截者謂之軸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若大車轂止長尺半耳兵車貴長轂者以其馳驅險阻慮轂短則脫輻也　五楘梁輈所以御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驂也終之駕我騏馵仍主兩服而言即下章騏駵是中是也　酈道元云上邽故邽戎國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漢改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益西戎之俗也　孔云馬色之青者名為騏其色作棊文郭璞云馬膝皆白為惟馵後左腳白直名馵

愚按管子有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注俴單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卒無器械亦與單身同也今馬無鞍轡者亦曰俴馬下章俴駟是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承上章駕我騏馵而言駵疑即馵爾雅有駵白駁蕃馬有駵色又有白色者名之曰駁上章因其白在足題之以馵此因其體為駵而題之以駵耳　陸氏云騏駵中駟騧驪上駟驂以騧驪淮南子云驂欲馳服欲步　毛云黄馬黒喙曰騧驪馬深黒色　盾干也畫龍于上合而載之以為車蔽　觼說文云環之有舌者其形象玦通作觖　軜驂内轡也　孔云四馬八轡而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故驂馬内轡曰軜不須牽挽繫于軾前繫處有鐶曰觼以白金為飾按脅驅繫之衡與軫剴則繫之于陰板而軜則繫之于軾者也　邑西鄙之邑也西方早寒以其德憶其温耳　胡然我念之乃自問之辭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韓詩云駟馬不被甲曰俴駟此未進戰時也孔羣言和調也　毛云厹矛三隅矛也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進矛者前其錞銳底曰鐏平底曰錞　朱註鋈錞者以白金鋈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毛云蒙討羽也伐中干也鄭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曰厖伐苑文貌　陸化熙云厹矛以敵人蒙伐以自衛鋈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　膺馬胸之帶刻金飾之曰鏤或云膺弓室之胸言以虎皮為韔而以金鏤飾其胸非鉤膺也以上下文皆言弓不宜及馬飾耳交韔二弓孔云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云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　竹閉一名䪐亦作柲周禮註云弓檠也弛則傅之于弓裏備損傷也

以竹為之緄縄也縢約也弓體欲正故以竹為閉象弓之形納于弓之裏用縄約之而後納于韔考工所謂紲也　陳祥道云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繫之故亦謂之紲如此則納之韔中可以定往來之體袪翩反之病矣　毛云厭厭安靜也秩秩有常也

愚按先秦之世良人為君子通稱吕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良人君子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首章思其溫溫之德此思其秩秩之音皆宛然在耳目間何氏以為襄公之救世父圍人思之良是

小戎三章章十句　史記秦本紀云莊公生子三人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自將擊戎襄公立二年戎圍世父于犬丘世父擊

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何氏謂是詩之作當是世父遇虜之年襄公興師伐戎戎因秦師車甲之盛自知不敵故歸世父且篇中言念君子念世父也在其板屋念世父被虜在戎地也溫其在邑憶其居犬丘之邑而今返邑之無期也厭厭秩秩二句言世父之足繫人思也國人思之如此襄公大舉兵往救所以人樂為之用也

蒹葭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馬按秦至襄公子文公始有岐豐之地此詩當屬之文公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郭璞云蒹萑之未秀者即今之荻葭葦之未秀者即今之蘆蒹高數尺今人以為簾箔因此為名也　白露況周之德澤霜以況秦之肅殺也岐豐之地今為秦有秦變周道猶露之凝而為霜蒼蒼者其何以堪　伊人追思昔日治天下之人指文武也文王都豐豐依灃水武王都鎬鎬依鎬水故以在水一方言之　毛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

愚按秦地諸水皆發源隴外以達豐鎬故由岐而西為逆流由岐而東為順流遡洄從之則秦都是也畏法令之慘礉悲行路之艱難遡游從之則豐鎬吾舊都焉先王之遺澤未泯猶宛在其地也宛在者猶云夢想所存蓋思周之甚耳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淒通作萋晞乾也鄭云未晞未為霜也時當八月雖邊塞早寒而露亦有未盡凝為霜者以喻王澤之猶未熄也湄孔云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躋陞也逆流漸上與陞高同也坻水中地之略高者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曰采采者非一辭也先言蒼蒼繼言淒淒至是可以采矣猶是八月之時白露方下而未止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白露未已之況也　按秦都是時尚在鎬京之右　沚小渚也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蒹葭三章章八句

朱註謂此詩不知所指申培說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

愚按秦以攻戰為事詐力相傾其上不重好修之士下亦不知有恬退之節所謂隱君子者誰與即有之秦人亦必不慕之矣

終南　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詩以戒勸之

歐陽子謂自戎侵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則是詩咏文公也

愚按本紀謂文公收周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則是併得岐東之地非惟自岐以西

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毛傳興也朱註同　終南即中條山周都豐鎬面對終南　梅通作枚與汝墳篇條枚義同　至止鄭云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逐戎之後奄有岐豐之地終南遂為秦鎮故盛美之　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渥丹鄭云言赤而澤也　其君也哉蘇氏云嚴憚之辭也　蔡汝楳云秦人稱其君曰其君也哉而生其矜心周書曰孺子王矣而生其懼心敬肆所以關乎盛衰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紀通作屺毛云基也謂山基也爾雅云山如堂曰密郭璞以為形如堂者　以五色刺文謂之繡以黑青兩色繡為兩巳相背則名黻衣之章用繪裳之章用繡故云繡裳　佩玉見非三命黝珩之舊也壽考不忘祝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安寧不忘王命也

愚按紀言山之條分枝析如網之有紀也堂言山之展勢開基地形寬平也上章條梅謂其材木足用此章謂形勢可居望君之建都于此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愚按岐豐之地自幽王被殺犬戎盤據其中平王以賜襄公使之自取襄公不能取也易世之後至

文公始逐戎而有之蓋至是而周之遺民乃重見終南山重覩中國之衣冠也美之為君祝以壽考周人自是始為秦人矣

黄鳥 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三子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臣衡謂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即其事也 括地志云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逈不相及蓋從死而非同塟也 申培說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蘇子瞻亦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 孔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也

愚按穆公養士能得志而令之死是即穆公死之也蓋霸主之恩惠結人不知王者蕩蕩無私之道也三良從死非殉葬也此後人弔三良墓之詩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傳興也朱註同　交交羣飛往來之貌　郝氏云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與桑楚不當止而止亦以譏三子也從穆公者謂從死也此事後之言觀穆公稱謚可見　特傑出之稱　奄息為百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後皆倣此　朱子云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晏

平仲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得矣

愚按臨其穴是後人弔墓者登臨其壙穴而念秦法之酷三良一時併命甚可懼也若以三良臨穴而惴慄則先自殺矣而猶惴惴于臨穴乎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黄佐云桑人所嘗采亦非安止之地與棘相似　防坊通言其行有坊表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楚人所嘗刈亦與桑相似 禦猶敵也 言其才德出衆一人足以敵百人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楊慎云蒙恬傳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然則百里奚亦不終秦真少恩哉

愚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繆通作穆此詩特表其謚當時或因此事而加此謚也

晨風 序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申培說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傳興也朱註同　爾雅晨風鸇也鴥疾飛貌　程子云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　郝氏云鸇搏擊羣鳥為其疾如風秦俗尚武功士以猛鷙為賢故以為比臣擇君如鳥擇木故北林鬱而晨風歸喻穆公好賢故賢者望秦國來歸也　鄭云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甚欽欽然唯恐不見今則忘之矣以穆公之意責康公也言忘我之事實多

愚按君子指賢人也憂心謂未見賢而憂思指穆公也秦之强皆由禮賢所致後之人坐享其成忘其所以致治之故矣我者自賢者而言也遇賢禮衰詩人代為賢者懷古傷今以刺之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木叢生曰苞櫟即唐風鴇羽篇所謂栩也秦人謂之柞櫟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陰氣也　羅氏云梓榆以木兼駮馬之名又曰馬梓其樹皮青白駮犖遠視之似駮馬故名

愚按上章指遠方之士歸秦者而言下二章則言秦地所產之材亦不見禮耳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爾雅云唐棣栘常棣棣棣棣之名惟常棣得專之　檖毛云赤羅也　陸氏云其文細密如羅郭璞云今楊

樧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嚴氏云山隰皆有林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晨風三章章六句

愚按此詩與蒹葭篇皆是苦秦思周之作謂平王東遷遂忘我周人而不顧也晨風之摶擊北林之陰幽皆以比秦政慘肅殺之氣櫟與棣土產也種種叢生今至于櫟皮斑駁樧而成樹則歷年久矣皆周時遺植也王棄之如遺覩樹思周正以見苦秦之虐也

無衣　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按史記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仲遂死于戎王立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盡復大駱犬丘之地命為西垂

大夫居其故地犬丘此詩從征之士所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朱註賦也毛傳缺　嚴氏云曰子者行伍相爾汝也毛云袍襺也　玉藻纊為襺緼為袍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緜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郝氏云戈二刃旁一鉤矛即今之鎗　同仇謂西戎反王室殺天子之命使此必討之仇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　郝氏云戟柄長戈柄短戟三刃上出　說文云有枝兵長丈六尺也　鼂錯云兩陣相近平地茂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盾三不當一　仇以心言作以氣言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甲鎧屬周禮註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無衣三章章五句 申培說秦襄公以王命伐戎周人赴之 朱義曰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曰王于興師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仇之舉也 謝氏云讀文侯之命知諸侯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篇猶見人心焉

渭陽 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送舅于咸陽之地　山南為陽北為陰水北為陽南為陰咸陽在渭水之北故云渭陽　孔云雍在渭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重耳君晉實藉秦穆之力太子罃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嚴氏云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拳拳不已念母之意自見　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玉佩謂珩璜瓊琚之屬

渭陽二章章四句

愚按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公即位相去甚遠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豈亦有慨于令狐之役謂秦昔日曾以厚施而晉今日竟以薄報乎晉之負秦非一事矣重耳由秦有晉入晉而即背秦所謂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此其一端也至襄公後遂與秦世仇使呂相絕秦反以令狐之役歸罪于秦且曰康公我之自出謂康公為忘本者玩渭陽之詩情辭篤摯晉之惡不暴而自著矣

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朱註賦也毛傳䟽夏屋大屋也揚雄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鄭云渠渠猶勤勤也每食無餘言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故

毛云權輿始也造衡始權造車始輿故曰始也承繼也言不能繼其始耳

愚按夏屋渠渠言君子館餼之外時晉置酒設宴于宮庭以為禮也今惟以食客待之但得食耳無餘賜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以盛稻粱容斗二升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四簋註云禮食之盛也毛云四簋黍稷稻粱公食大夫之禮也

不飽非特無餘而已

愚按承上章每食無餘而言言其時雖惟有食而食尚四簋今則食不飽矣蓋禮益衰而意益怠矣

權輿一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謝氏曰秦本戎俗不得函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于岐豐其民猶有文武成康之舊俗而秦以法馭之故其發爲詩辭者類多尊君親上之義趨事赴公之敏季札聽其樂而曰是謂夏聲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田間詩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　鏻

田間詩學卷五

桐城錢澄之撰

陳譜略

陳者太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黄帝之後封于薊堯之後封于祝者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亂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始作

孟諸一作明豬

愚按陳即陳州秦為潁川郡地漢淮陽國治此伏羲陵在焉周武王克殷求舜之後得虞閼父之子滿封之于陳庸以元女大姬是為胡公按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也左傳又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

陳一之十二

宛丘　序曰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朱註國人見此人嘗游蕩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子大夫也鄭云子者斥幽公也　此章直是游人相謂之辭所以喚起下二章而著幽公荒淫之實耳　爾雅云丘上有丘為宛丘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諸說以為四方高中央下者非也

愚按下章所言歌舞之場即在此丘之下有情謂有游覽之情無望謂無君人之望　一云望責望也謂此歌舞之樂乃吾君之所為女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通作竷說文云舞也舞者之行步坎坎然似有所蹑而進舊以為擊鼓聲非也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為舞節也故曰坎其擊鼓　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翳即下章所謂翿也與周禮

之羽舞不同彼乃翟羽舞人所執衛詩右手秉翟是也此舞師所執宋大樂文舞不用翟羽而用鷺羽正為此詩所惑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毛云盎謂之缶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國語缶絲尚宫陳暘云缶缶之為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易之鼓缶見于離詩之擊缶見于宛丘翿纛通翳也陳祥道云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鷺翿若今大樂工執之以引舞者也詩故云擊鼓擊缶舞鷺羽鷺翿皆以娛神踵大姬之餘習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春秋桓五年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傳云陳侯以甲

戍之日出已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此詩葢刺陳侯鮑也

愚按自幽公以來游蕩無度陳侯鮑出而不返流弊使然卒至靈公淫乎夏氏株林之適匪朝伊夕皆幽公作法于涼所致耳

東門之枌　序曰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耳　陳俗巫覡盛行女子往往棄其業而往觀焉詩以刺之　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是也　孔云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謂陳我周之自出杜預註陳周之自出者葢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朱註賦也毛傳缺　枌白楡也陸氏云先榖葉後著莢楡性扇地故其隂下五榖不植而人就以息焉

栩解見前枌栩之隂皆人之所趨而聚者　子仲氏也子女子即女巫也　婆娑盤辟舞也舞所以娛神

或舞于枌之下或舞于栩之下明非一時非一處也

榖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孔云無隂雲風雨謂之榖旦旦朝也榖善也差不相值也　朱註差擇也言以榖旦另擇舞場而遷也子仲之子向皆婆娑于枌栩之下今忽徙于南方之原自故處求之不可得矣　市即原上之市也諸婦女聞其所在因棄麻不績往從而觀之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也鬷通作緵說文云聚束也孔云麻縷每數一升用繩紀之 邁行也言捨其麻緵而行不暇績也益急欲從觀子仲子之婆娑舞耳 荍爾雅云蚍衃也郭璞云今荆葵也其花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蟯窠故名蚍蜉觀子仲子者士女湊集亦如此密也 椒實芬香取以相貽辟除不祥之意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浴如今上巳脩禊以薰草香藥沐浴滌邪穢是也

愚按椒性煖宜子其實蕃衍以貽婦女取多子之義此尤婦女所敬信而樂觀者 大姬之好巫覡本由禱子故以為俗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按漢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

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則此詩正指巫覡之事

衡門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歐陽子亦云詩人以陳僖公性不遠教可以勉進于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衡門橫木為門 說文云牛觸橫大木其角牛好抵觸用橫木閑制之 不曰忘饑而曰樂饑惟樂而饑雖饑亦樂矣 樂饑一作療饑說文云療治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歐陽子云如食魚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如取妻諸姓皆可娶必娶齊宋則不取妻矣此所謂誘掖之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齊姜宋子言其族類之貴足為係援非謂色之美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言誘僖公誘其求賢也言衡門泌水之間大有其人

愚按可以豈必數字其人苟安知足無求仕之心賢不求仕君宜急求之也

東門之池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

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毛傳興也朱註同　漚久漬也孔云謂漸漬之使之柔韌也　宋均云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績成爲縷三變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說文云檾屬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爾雅云白華野菅　左傳引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

俗名白苎即营也紵营二物皆賤于蔴古人貴麻與絲並言故説文云衣錦褧衣曹風曰麻衣如雪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謂思賢女以配君子欲藉其晤歌語言爲成德之助比之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士大夫不能格君因其好色思得淑女以黙化之亦不得已之極思矣

愚按淑姬自是賢女之稱諸家以爲指夏姬謬矣蓋因淫于夏姬迷而不返而思得淑姬之美者以奪其所惑耳

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毛傳興也朱註同　鄭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猶沛沛與蔽芾同　郝氏謂霜降以後冰泮以前皆昏姻之期楊葉如此春已暮矣親迎以昏爲期今啓明之星煌煌晢晢而猶不至違禮可知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朱註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按周語定王六年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及陳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何氏謂此詩正此時所作詩言楊葉牂牂肺肺皆赤色也霜降後則楊葉色赤正心星晨見之時靈公經東門而適株邑其相訂約皆以昏為期及至啓明之星煌煌然而猶盤桓不忍去也

墓門 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陳佗陳文公之子桓公鮀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人殺之此詩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傳與也朱註同　毛云斯析也墓門幽閑希行用生此棘薪惟斧可以開析之　喻陳佗無賢師良傅以開導之也　毛云夫傅相也鄭云陳佗之師傅不良羣臣皆知之巳猶去也知其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

愚按墓門不宜有棘而有棘者斆翦除之不早也誰昔猶云疇昔言其不置良師傅縱惡養亂蓋非朝夕之故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與梟異廣雅以為鷙鳥廣志云鴞楚鳩所生如蛩巨虛種類不滋乳也　嚴氏云萃集非一鴞喻羣

小附和之衆從惡之為惡也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　訊爾雅云告也雖訊
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使地下有
知必思我所歌之言然已無及矣
愚按梅華實皆在衆木之先指太子免也鴞惡鳥擾
爲子而食鵂鶹篇所謂既取我子是也指陳佗言萃
止言惡
黨聚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愚按此詩當是陳之忠臣于太子被弑之時哭桓
公之墓追恨其昔言之不見信也梅棘皆墓門所
見者因以起興左傳載陳佗如鄭涖盟歃如忘洩
伯料其必不免夫臨大事而如忘者其心必專有
在也佗之黨非一人謀非一日矣國人知之忠
臣言之而桓公不早為之所寧無追咎之乎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史記載宣公有嬖妾生子欲立之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乃奔齊此其信讒之一証也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毛傳興也朱　註同　防隄也羅氏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　陸氏云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也葢鵲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鵲子者義取此言其時瞿瞿驚顧以防患也　禽經曰燕以狂貯鵲以驚瞿卭丘也苕草之秀也陸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可生食如小豆莖也　苕可生食故曰旨苕　陸氏云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不殘賊之故卭有旨苕也　侜謂

雅云誑也　鄭云予美謂宣公也忉當作怊悲也
言鵲以巢于防而安苕以生于丘而茂我爲讒人所
搆憂心靡寧則
鵲苕之不如矣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唐訓大周禮以唐弓爲大弓廟之中路謂之唐此所
居宮室之中路爲大也甓瓴甋也鷊綬草也　按甓
即瓴甋之類以甃中路所以防圯壞坦蹊履也　鷊
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陸氏云鷊綬鳥也鷊善相
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
歐陽子云讒言惑人非一日一夕之故如鵲巢積
累以搆成之又加苕饒之蔓引牽連以及之也中堂
有甓非一甓也必湊砌而爲路綬草亦雜衆色以成
文猶多言交織以成誘如萋
菲篇之貝錦也皆主讒言

愚按吐綬鳥閩粤間有之遇天晴正午則吐物長數寸五色如綬過午不吐未必如陸所云也且鳥産于極南恐非陳地所有　言中堂甓焼瓴水下浸卭有旨鷊吐綬成彩我為讒人所構觸步畏途有懷莫吐是甓與鷊之不如矣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愚按詩當是太子禦寇被殺公子完出奔國人為完憂危而作也予美指完猶周同言雖為周旋之也然鵲巢必擭其安庽甓必履其坦旨苕旨鷊必不為人所吐棄完之後大于齊于此詩已先兆之矣

月出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悦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毛傳興也朱本註同　說文云皎月之白也郝氏云月主陰司昏俾夜作晝比女色也。佼皎同孔云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悄然憂也　言所思者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復思念至于勞心展轉不已所以為刺

愚按當月出之時思其人僚然姣好與皎月相映且憶其人于月下遲迴却步脈脈以相思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皓本作顥說文云白貌　懰劉同劉殺也謂心如刀刺也懮愁也楚辭云傷余心之懮懮受謂受諸憂愁向誰吐也

慅動也

愚按懰與慅皆指佼人獨處傷愁之情自所懽思之爲騷然不寧耳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照明所燭也愚謂照廣也兩地皆見也　燎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此當自佼人之思已不見而言　說文云夭屈也紹緊糾也　慘作懆　愚謂傷也

愚按此章蓋想其對月之思至于中心如燎屈鬱糾緊而不可解則吾心安得不爲之慘傷乎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朱註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詩

株林　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

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御叔之妻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朱註賦也毛傳鈥　郡國志陳有株邑盖朱襄之地今柘城縣也　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株林主故以夏南言之

愚按胡為乎二句詰之也匪適株林二句從而釋之也言必無此理也始詰之而終疑之深于譏者矣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乘馬指靈公也乘駒指孔寧儀行父也毛云大夫乘駒

愚按上章言適株林其地尚泛由株林而株野由株野而食于株明明在夏南之所居矣雖欲為之隱諱不可得也　于乘馬者言税野于乘駒者言朝食互相備也抑又甚大夫之惡以為君諱者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朱善云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非狄與楚之能為禍宣姜夏姬名之所謂女戎也

澤陂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朱註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按月出男思女之辭此則女思男也觀篇中碩大且卷等句可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陂澤障也 蒲說文云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 荀子云與時屈伸柔從若

蒲葦 陸氏云荷善傾敧蒲無骨幹而柔從 蒲可以為席取以況女荷蘭菡萏別言之以況所思之男子也 鄭云傷思也無為他無所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蕑蘭也荷凡其容華蕑凡其芬香也卷猶鬈也鬈好貌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菡萏荷華之未舒者以況年少也 儼矜莊貌

愚按錢說謂不必細細之態使人潤也比女所喜而思者

澤陂三章章六句

愚按序不指靈公言公之淫亂使國人男女相悅習以成俗也然觀首篇曰子之湯兮則陳之男女借詩祀以游觀久矣禮禁婦女無觀游觀者淫之始也故始以宛丘終以澤陂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檜譜略

檜者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當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

愚按鄭桓公用史伯之謀以圖檜桓公死犬戎之難其子武公始滅檜而遷國焉鄭語史伯曰主芣騩而食溱洧按芣騩即大隗具茨山也在密縣水經稱潩水出大騩山即溱洧之源也其水一東流一東北流至新鄭而會為雙洧河本檜地鄭都于此朱註謂即鄭州非也

檜一之十三

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

愚按若是鄭詩當列諸鄭風之前如邶鄘之先衛魏之先唐以明檜之即鄭矣無緣次于陳之後蓋檜雖滅而其詩上憂君而下念民讀素冠而生孝思讀匪風而生忠義詩止四篇聖人所急錄也

羔裘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國也國小而廹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

詩也郝氏云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之去亦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遙不能自強故託辭于衣服

言服飾之外都無所事

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羔裘諸侯之朝服也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裘燕服也　逍遥而以羔裘是法服為嬉遊之具矣視朝而以狐裘是臨御為褻媟之塲先言逍遥後言以朝是以逍遥為急務而視朝在所緩矣

忉當作怊悲也莊子云怊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是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孔云以朝者謂日出視朝在堂者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畢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于禮同服羔裘今皆以狐裘二章互見之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陸氏云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此正聽朝之時而反以燕游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　按如膏祇于游燕時見之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併視朝在堂皆無之則自辨色而起以至竟日皆游宴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檜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貪冒此詩甚驕侈怠慢之實証也

愚按檜君無大過惡而其勢必至于亡國有識者見幾而去既去而故主之思有不能恝然者故為此詩

素冠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 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覲迎盟會征伐大夫以下可知孟子去春秋未遠而滕之父兄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猶不行他國更可知矣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 庶見者憂不得見之辭 素冠大祥之冠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云紕緣邊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素冠孔云凡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 鄭氏

云親喪再期則大祥之後將即吉于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縞不以采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 居喪而骨立見者為棘人即此冠素冠之人也 說文無慱字依作團結聚不散之謂欲一見而終不得見其勞心如此 輔氏曰言庶見素冠纔以棘人欒欒言服與情之相稱也不然服于外而忘于内亦何為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云素冠故素衣也 謝氏云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

愚按喪禮久廢為此詩者亦不能獨行但得見有素衣冠之一人即與之同歸矣歸于禮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說文云韍也所以蔽前以韋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惟冕服謂之韍他服曰韠　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帶素韠韠從裳色則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終喪而後有祥喪禮不終則未祥而服已除無論禫也

愚按上章同歸言同歸于禮也此言如一欲與同心遵禮服制如一二人同心則不為俗所奪亦漸可以變俗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上章刺檜君在位好潔衣服計其居先君之喪服制必不能如禮此詩亦當為刺檜君而作

隰有萇楚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

無情慾者也朱註以為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而作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陸氏云萇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

猗通作倚依也儺通作䣊弱長貌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猶今人對物而稱爾也

愚按此詩困于賦役借萇楚以起興不自許現前之苦而但羡少時之樂又不直言人少之無知為樂而以萇楚夭之沃沃無知為樂寄興愈遠而情愈廹矣

萇楚之夭而沃喻人幼時不識不知無家無室雖有虐政漫不關心壯大以來始有憂慮始有家室種種苦事回思少時不知有困于賦役之事誠足樂耳

無知無室無家恰似為萇楚之夭者而言情辭甚約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陸氏云有一種羊桃華實皆連理故取以喻室家之義

愚按萇楚枝條本弱漸且開花結實則枝益重而弱益甚喻有家有室人事日繁而身愈困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女以男為家男以女為室華之數在外故以興家實之合在内故以興室

愚按百姓之困至以無家無室為樂則國事可知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愚按萇楚莖弱稍長則引蔓于草草不能自立則萇楚安得不仆地乎而萇楚不知猶生意沃沃也

人非萇楚焉能如其無知無室無家故憂戚無以為主以比國小君弱逼于大國將有危亡之勢民無所依附也

匪風　序曰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呂氏云匪風思周道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禍所以惓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厲喜為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詩驗之其理益明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　匪風猶言非常之風發風大起也偈疾也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

者必震盪不安比車中即事之語　孔云言顧瞻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　按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托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布在方策者與今之所行大不相同孔子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云迴風為飄嘌無節度也車聲也上言風發未明其為何風此言飄則迴風也上言車偈則行不安此言嘌則其不安之見于車聲者也上言怛此言弔先驚痛而後悲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文云鬵大釜也陸德明云鬵上大下小若甑曰鬵烹魚以喻治國曰溉之者取洗濯更新之義　王

城在滎陽之西然此詩之所念者西周周猶都鎬當是幽王世之詩

愚按此與大東詩皆一時事檜人行役于周皆所謂東國大夫也大東詩曰周道如砥懷古也此云顧瞻周道傷今也匪風言風起異常不可謂之風匪車言車行䡄軏不可謂之車蓋王室弊政多端四方來者視周道為畏途耳積弊已久須洗滌一新如烹魚而溉釜鬵猶易所云顛趾出否也有新政聞諸四方則好音也今四方諸侯西向而歸心者誰乎庶幾以好音懷之所謂懷諸侯也蓋四方離心久矣

匪風三章章四句

愚按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正當王室多難鄭桓公方為寄孥與賄之謀以圖檜時也大夫乃以王室為憂憂王室正所以憂下國耳使王室無故桓公豈預為逃死之計亦豈能用成周之衆以伐人國

者乎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誠見其禍之必相及也

曹譜略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陰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定陶是也夾于魯衛之間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世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愚按曹定陶是也一統志謂即曹州金大定末河決徙治州東北七十里明初改州為縣正統間復置曹州于古曹國漢有定陶國想此地屬定陶耳孔云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于曹畏懼霸主不敢侵伐所以寡于患難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

曹一之十四

蜉蝣　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朱註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

蝣爲比而刺之

序以爲刺其君

愚按序謂刺奢正指任用小人章服充滿于朝所謂三百赤芾是也非以修飾衣裳之爲奢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蜉蝣渠畧也　夏小正云蜉蝣有殷殷者衆也　羅氏云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暮死以盡其樂蓋以旦暮爲期遠不過三日耳　取興于蜉蝣之羽者以羣臣徒竊衣服以華其躬不知其死亡之無日也憂詩人憂曹君也

愚按末句于我歸處等句當為大夫言也無德而竊章服服之不稱比之蜉蝣朝暮之榮而已故為之心憂曰歸處歸息歸說不即免其去位且勸其暫歸如後世乞休沐之例曰于我者欲其于已取法也計此時心憂者已先歸矣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歸息者由處而息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掘說文作堀突也即所謂掘起也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　鄭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孔云衣純用布而色白者惟深衣為然　凌濛初云說謂從容開諭之

正上章所以欲其歸處歸息之意
朱註說音稅舍息也猶言稅駕也
愚按掘閱兼起滅二義言突然之間
已閱人世一度猶云石火電光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鄒氏疑為刺曹羈作魯莊二十三年曹莊公射姑卒明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葢在位日淺無如羈者羈方在喪故曰麻衣如雪而先之以楚楚采采意羈亦如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乎詩人逆知其稅駕無所諷以于我歸處殆如楚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矣

候人　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朱註興也末章兆也毛傳缺　毛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　孔云秋官有環人掌訝掌送逆賓客按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闕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賛進止候人則何戈兵防衛奸宄雖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　何與荷同說文云儋也毛云祋殳也芾韠也以韋爲之即蔽膝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言候人雖一賤之微既係籍于公猶當勤率所屬以各供其事蔽爾曹佩赤芾者三百人何功德稱此服哉晉文公入曹令三百人獻狀亦謂其無勞竊位故責令自陳功狀也

愚按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以曹之小國寀羣臣不能三百而况大夫乎三百人者曹君之讒臣媢子也赤芾亦假借服色以榮其軀非真有位也候人雖微各有所司以不忝其職則此赤芾者何爲也哉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云鵜洿澤鳥也郭璞云今之鵜鶘也俗呼之為淘河　魏黄初中嘗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哉　鵜出沒汙澤而得魚今在梁之上而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猶之子無功而竊祿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說文云鳥口也　陸氏云鵜性沉水食魚則濡其咮翼宜矣今徒立于梁上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咮小人無嘉言獻替尸居于位亦猶是也

愚按易于君臣之相遇比之婚媾遇之厚也言此輩無功受祿大負君之厚遇之意不遂猶言負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薈蔚草多貌南山曹南山也　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　鄭氏云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隮者虹也虹映日而成朝焉日在東則虹在西而雨氣隨之蝃蝀之詩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也薈蔚翳緣山𡵉而虹見于西又當邀雨澤之需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也　婉孌季女之容也君子之持身如處子故以季女目之

愚按山以出雲致雨朝隮則淫邪之氣所致非時雨也南山之草木所以薈蔚者以常邀朝隮之雨耳喻君有邪德所寵用者皆邪人也彼婉孌之季女堅貞自守肯從邪以干祿乎惟祿適邪嬖季女斯以饑耳

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近小人由小人日近故君子自遠通篇好近小人惟此末二句見君子之遠

候人四章章四句朱註引左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與此詩合

愚按晉語重耳如楚子玉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則曹風此詩傳于文公未返國之前久矣僖負羈事在後也

鳲鳩　序曰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郝氏云民風不醇由上無身教而下無表率也故君心誠一為本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見君子之儀而即儀可以徵心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毛傳興也朱註同　鳲鳩亦作尸鳩秸鞠也一名布穀牝牡飛鳴翼相摩拂取其骨佩之宜夫婦　嚴氏云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陸氏云鳲鳩有均壹之德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常在乎桑壹也　儀度也毛云義也凡舉動之合義而有法度者謂儀　儀之一由其心之貞固而不變也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上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于一乎　劉向云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毛云在梅飛在梅也　蘇氏云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

帶大帶也絲素絲也玉藻篇天子諸侯皆素帶廣皆四寸素熟絹也大夫帶亦用素惟辟緣之色君朱綠大夫玄黃其辟緣之制天子諸侯皆終辟謂竟此帶盡緣之也　郝氏云弁制大于冠古冠止撮髮弁下覆額　騏當作璂周禮註引此作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馬融本亦作騏瑩騏綦古通用耳　綦又與璂通弁飾也皮弁之縫中貫結五色采玉以為飾也周禮尊卑皆得服皮弁弁所異者璂耳　此言其衣服有常服有常即儀有常而心可知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忒毛云疑也人無常度故可疑其儀不忒者明白洞達表裏如一不令人有疑惑也　正四國者謂足以表正四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陸氏云榛甲小于棘梅先實棘後之榛又後之故詩以此為序　陳櫟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也　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也由是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也

愚按上章言以不忒之儀能正四國則所及遠于國人矣此章始言正是國人而不云其儀謂國人化之

皆有儀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愚按此詩以鳲鳩名篇鳲鳩有均壹之德其均也常均均亦一也故序曰刺不一也一者心也而驗之于儀傳曰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謂之儀其帶其弁儀之一端所謂其儀者不忒是也不忒者父子兄弟之足法也惟其一故足法耳　又序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則似兼君臣言君君臣臣各守其常則紀綱法度秩然不亂國人奉以晝一四國以為表率矣

下泉　序曰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註謂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

傷爲比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毛傳興也朱註比而興也　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物叢生曰苞稂郭璞曰莠類也與禾相雜古者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謂此也　愾說文云太息也寤歎者悲憤在中惟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愾然發歎矣　周京念其盛時也　泉水寒冽不能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凋獘無力供誅求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蒿屬　陸氏云蓍草之壽者也　上二章皆言京周此稱京師言周嬀同于列國隱然有共主之尊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盛也徐鍇云言汎汎若風之起　陸氏云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故以陰雨為蕘國語趙衰對秦穆公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之使能成嘉報

正此謂也　郇伯郇侯為州伯文王子按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愚按泉在下者所及有限況洌則不能生物徒使黍苗化為稂蕭而已以喻伯國主盟小國之重困也明王在上四國共京一尊又有方伯以時巡省諸侯賴之若黍苗之卬陰雨無所資于下泉矣陰雨之膏非

下泉之洌比也黍苗之芃非稂蕭之浸比也此所以念周京之盛耳

下泉四章章四句

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于是子朝稱西王天子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成周也何氏謂即下泉是也二十五年晋人爲黃父之會以謀王室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曹人與焉二十七年復會于扈令戍周也曹人亦與焉時子朝奔楚子朝之黨多在王城王畏之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天子使告于晋晋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此詩殆曹大夫受役于周喜而賦也下泉即指狄泉自周公營洛以來空而不居東遷以後荒廢久矣天王居之茲儼然京師也而凋弊已甚所見者蕭稂苞草而已合諸侯以城成周王得寧處令而後四國始有王也雖諸侯之勞實盟主有以勞來之耳故以

邰伯誦晉歸功于晉焉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譜略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扶風栒邑公劉之先不窋以夏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此地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郝氏云七月豳俗也始二南而終邠者邠周道之始二南周

道之成也左傳吳季札觀魯樂邠次齊先秦及夫子删詩以邠終思周公也然周公之詩何不遂以屬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邠何不遂為雅乎公劉草創區區且未足比諸侯而況可為天子乎稱風本舊也鴟鴞以下非豳亦屬豳何也皆周公之事也周公老于周而魯無風可係進不敢係于周南故退而係之邠也

愚按周自后稷封邰邰今武功縣也迨不窋失官始去邰而竄于戎狄之間今慶陽府有不窋城是其地也再傳至公劉復遷于邠邠在今邠州與武功縣皆屬西安府相去百餘里是公劉遷邠乃自不窋城復還入內地也自公劉至古公十世居邠邠今猶有古公城古公避狄人之難乃由邠而遷于岐周自此始大　係周公之詩于豳者周公之志也周公是時身不在朝端其詩不得列諸二雅

亦未嘗退居魯國又不得列諸國風思王業之始于豳因自署為豳人而列其詩為豳風亦猶今士大夫之書題姓氏標其先世之郡國也

豳一之十五

七月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註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朝夕諷誦以教之 金履祥云讀七月之詩意為豳之遺詩周公陳之以為瞽工之頌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然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何也蓋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于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 徐光啓云讀七月想其先公

之所以為教不過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昔人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信其然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朱註賦也毛傳缺　七月斗建申之月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　毛云火大火也按火心星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　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由昏而知旦也　左傳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

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猶西流者以此火未盡沒尚是九月厯官失一閏故也是可見火六月昏中之後下而過西皆稱流也　劉瑾云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于未方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授衣家長授衣于家衆也下文云無衣無褐褐乃賤者之服幽地多寒故豫為禦寒之計　自夏十一月至二月皆以日稱自夏四月至十一月皆以月稱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為日長一綫之始也本厯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為夏正建寅之始也　孔云四月之詩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𩙪如烈是氣𩙪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也　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

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　張子云慮事有預當于半年前提撕故頻舉七月為言　范氏云言何以卒歲足見二之日為歲之終此所謂夏正也　以上言衣之為急　于往也黄佐云于耜謂昔改歲時入此室處今則往中田之廬而修田器錢鎛之屬獨以耜言者農器以耜為先將以起土而耕必資于耜也　孔云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今命人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幽土晚寒鄭謂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較中國遲一月也　舉趾猶言興作也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言無或舍息急農之至也舉趾即所謂少舍也　田畯典田之官漢嗇夫是也按嗇夫不獨漢及東晉有之夏書胤征篇嗇夫馳則夏時有此官矣但周禮無田畯之職故疑此詩及甫田大田皆非周有天下以後之詩　朱義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治田

之備　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　此首章以衣食發端先衣而後食自二章至五章所以終前六句之意自六章至八章所以終後五句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再言流火授衣者鄭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于此　按九月授衣自令秋言也春日載陽以下又是明春事矣思秋衣之何以得授本女功之勤于春日也　第三章倣此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云二

月采蘩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爾雅四時春為青陽載始也筐本作匡受物之器懿美也猶言精好也微行小徑毛云牆下徑也遲遲日行舒緩也在春日載陽之後自是晝刻較長非但晝夜平分時矣　徐光啓云蠶未出者鬵蘩沃之則易出故毛傳云所以生蠶　祁祁衆也亦有舒緩之意毛云傷悲感事苦也又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謂有韶光易去之悲　春秋傳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愚按載陽之月正四之日農夫方舉趾而婦子行饁之時其執懿筐以求柔桑者室中之女也蓋其時無一閒者矣下四句以春日重起遲遲言日之長而求桑之久也采蘩為宮中浴蠶之用祁祁言其隨從之衆多而行步之舒緩此公女出觀蠶事也懿筐之女忽覩祁祁之衆為之心傷傷草野微賤而今得見貴

主之威儀形影相顧不覺悲也目送心隨不忍舍去殆欲與祁祁者相從還宫是女子眷戀之恒情也此數句是采桑圖中添設一段情景補出公子親蠶事耳　或問後章再稱公子亦公女乎要自女子稱者即公女也自男子稱者公子也　此章與下章專言蠶績以終首章無衣之意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月令季春之月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籧筐者　朱註蠶月治蠶之月　王氏云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其月　毛云豫蓄萑葦可以為曲　條桑鄭云條桑枝落采其葉也　遠揚遠枝

揚起者桑性以斬伐而始茂今浙桑歲生歲伐率皆稠行低幹無高及二丈者　猗通作倚嚴氏云猗依也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毛云角而束之曰猗鄭云束而采之也　女桑爾雅云桋桑也上章柔桑桑葉之嫩者始生未多故以懿筐求之養新出之蠶耳同采蘩言之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益蠶事之成也　劉瑾云蠶月雖不可指定其月然觀其條桑猗彼女桑當在辰月蠶盛之時也或疑此詩獨缺三月蓋已具于此矣　朱註斧隋銎斨方銎釋文曰銎斧孔也隋孔狹而長斨即斧唯孔方耳　鵙爾雅云伯勞也陸氏云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孔云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也絲織成帛麻織為布布暑服帛寒服也按篇中所言授衣皆寒服也于此句暗將暑服

補入　玄黄朱皆色之正者于是始染以獻總上絲麻所織成者而言　孔陽者言朱色之甚鮮明也周官秋染夏夏五色也秋時天朗氣清五色皆可以染故係之八月之下　玄黄以獻之君朱色以為公子之裳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朱深纁色也公子未襲位者稱士故以朱為裳

愚按首章自七月而豫念卒歲之寒早計授衣之事二章言七月之早計不自七月始已始于春月矣三章又言春月之早計自隔歲八月已豫備矣蓋預而又豫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王氏云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陽而言月者何也四月陰生氣之先至者也 葽郭璞云遠志也味極苦 月令孟夏苦菜秀野人呼為苦葽則苦菜即苦葽也 鄭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擇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 張子云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也 王氏云四月陰生氣之先至者也葽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 以上四句言陰氣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裘褐不可緩之意 于貉往祭貉也周人將獵必先祭貉故謂獵為貉蓋維之將出貉為先導表貉之所在知獸之所在故祭而取之言往祭表貉思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也 蠶績狩獵不專為君但于勤生之中有先公後私之義 鄭云其同言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 周禮仲冬大閱則表貉之祭當在一之日而言二之日載纘武功舊謂邠地晚寒故習兵晚耳何

氏謂此詩自說邠俗在周禮未作之先不宜律以周禮或是一之日聽民相與祭貉以獵君未同往至二之日君方帥有司致民于田以講武耳故曰其同言纘者歲以爲常繼續其往事也非謂繼前日之于貉也　朱註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無褐之意

愚按五月一陰生于四月陰已萌矣至五月而一陰始成猶之冬至一陽生于十月陽已萌矣故十月謂之陽月則四月應謂陰月而謂之正月者以四月純陽故爲正陽之月然陽極而陰生聖人不謂陽也

貴者衣裘賤者衣褐邠民因已之資褐而重念貴者之資裘也二之日一段則又因于貉而併及之耳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云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江東人謂之蚱蜢　爾雅云螽醜奮差于是時股成而奮迅之方春尚弱也　莎鷄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翅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今人呼為絡緯者是也　莎鷄斯螽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晝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　莎鷄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詩别言蟋蟀知是兩種差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耳　陸璣云莎鷄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今按其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陸氏云其鳴以時故有鷄之號　七月在野以至在戶蒙上文皆謂莎鷄也寒則漸近于人　蟋蟀一名促織健鬬其鳴亦在股間　錢繼章曰三蟲皆相類而蟋蟀為殿旬蟋蟀吟

罷而蟲絶响矣　穹通作空呂覽伊尹生于穹桑穹
或作空是也窒塞也熏鼠使不得穴其中也塞向避
北風也　孔云為寒之備不塞南窗墐塗也庶人
蓽户所以須塗　陸燧云隙能生寒鼠又能生隙故
窒熏之使隙不得自内出塞墐之使寒不得自外入
何氏曰改歲乃預計之詞室者邑中之室當去田
廬而入處于此室也　孔云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
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行將改歲當入此居處也　班
固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所以順陰陽
備寇賊習禮文也　呂氏云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
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　朱子曰周歷夏
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地僻遠
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用也
劉瑾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
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翔國
邊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周有天下因以為一代

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而後遂為成周之徹法也　楊龜山曰堯命羲和以昬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績之候以秀葽隕蘀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鬱薁皆李屬鬱一名車下李毛云薁蘡薁也戴侗云蔓生類蒲萄六月熟又本草註云即葡萄生隴西五原山谷　本草云葵為百菜之主種類不一皆可食道家十日一食葵菜所以調和五臟　菽大豆也廣

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孔云大豆葉謂之藿 剝毛云擊也蓋收棗以撼而落之者為上 蔡邕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稻有秫有秔秔可以作飯秫可以釀酒 月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大酋酒官之長也毛云春酒凍醪也冬釀春熟 介訓助王氏云眉壽衰矣養氣體以助之也郤氏云古人以酒為養老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眉壽蓋釀酒之意如此自首章至此皆羞耇之具不特釀稻為酒足以養老而已七月食瓜以下則農夫之所以自養也 按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剝瓜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處食之而已 壺瓠屬圓者曰壺劉彝云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 朱註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 叔說文云拾也按叔尗菽三字有辨季父之稱作尗从草者豆名也拾取之義

作叔从又又者手也　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蕡其無實者曰牡麻亦名枲明堂月令秋則食麻與犬而至仲秋則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九月叔苴葢食農夫者不嫌于晚也　荼苦菜凌冬不凋一名游冬　樗惡木也惟堪為薪　取縱以為私取姘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自養長幼之序明矣

朱義曰此章重介眉壽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之意非以為常食也食有養之之意因以是為常食也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而供老疾奉賓祭之義多瓜瓠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于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于常食之外助之以此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此章述農事終而後始其勤勞未嘗息也　毛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圃同地故須築而堅之　納通作內王雪山謂納禾稼與下章納凌陰皆納之公家云幽民遇事先公後私也　藁實並刈曰禾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　重本作種穋亦作稑鄭衆云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黍稷皆有種稑兩種　孔云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種稑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類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于麻菽麥之上更言禾以總諸禾也　魏學渠曰黍稷麻菽麥稟五行之氣謂之五穀故知重穋在黍稷中也　嚴氏云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　既同言已聚也　毛云入為上出為下自田野入都邑為之上又以下供上

之事亦曰上　宮猶言公室也宮功謂公室之事
乘升也　鄭謂治野廬之屋是也按邑居之宅于第
五章詳言熏室墐塞亦既入處矣此復亟治田野之
廬以待明春之出蓋明春播穀伊始不暇及此耳
播布種也輔廣云豳民于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于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其
忠君親上不待使之而然也　王氏曰宵
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
愚按熏室墐塞是在野而早計邑中之室于茅索綯
又在邑而急治田中之廬夘人無事不豫無時不豫
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月令季冬之月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凌陰氷室也風俗通云積氷曰凌當是積氷之處氷之多如山陵然陰闇處也 周禮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註謂三倍其凌備消釋也取氷藏氷在十二月此言納于凌陰乃在正月惟時東風解凍氷漸消釋故取氷室所藏更貯于內之陰處令不復釋斬氷三倍正為此也 其蚤何氏謂二月朔也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註云鮮當為獻 陸氏云開氷春祭也故獻羔祭韭 孔云時韭新出故用之 鄭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先公禮教備也 蘇氏云古者藏氷發氷以節陽氣之成陽氣之在天地猶火之著于物也故常

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于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氷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始起氷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氷于是大發食祿之家老疾喪浴氷無不及故曰火出而畢賦汝聖人者成天地之道實在于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 肅霜朱註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農事畢而滌埽其場也 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烝升也升牲體于俎豆所謂房烝也孔云古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 輔氏云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朱子云躋彼公堂是民得升君之堂矣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備民事艱難君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但知為君之尊未知國初之事故周公作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愚按豳國草創上下之等咸未備國人以朋酒羔羊躋堂上壽忘其尊卑貴賤之殊真邠俗也何氏以爲是臣子祝君與月令大飲禮合何氏知詩在周禮未制之先不宜律以周禮今復拘于月令之文何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程子曰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

嚴氏云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 周禮春官籥章云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鄭氏謂此詩歌于朝廷可爲雅歌于祭祀可爲頌 孔云詩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朱子云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

愚按籥章有歙豳詩豳雅豳頌之文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

半為雅六章之半至七章八章為頌朱子闢之王安石謂幽本有雅頌而亡之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饒魯曰雅有雅音頌有頌音風有風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朱子則謂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以冠幽號如大田良耜諸篇是也

鴟鴞　序曰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之名之曰鴟鴞黄佐云鴟鴞之詩乃周公居東之時豫見二叔武庚將有遺亂之勢而作一以釋罪而明吾之心二則勸王為先事之備　尚書金縢篇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鄭云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東都黃氏辨之謂管蔡流言之時尚未有東都也考書成王感風雷之變出郊以迎意當時亦如今之大臣辭位待罪出國之東郊以居耳　申培說周公避居于魯考周公未嘗至魯且云此詩作于殷人叛後則所云未雨綢繆者謂何　始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居東三年罪人斯得知其為管蔡也公乃作是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至風雷之變親迎公歸二叔懼遂脅武庚以叛王命公征之東征往返首尾又三年也

愚按周名分陝而治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必有周之采邑或出郊退居于采邑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顏師古云鴟鴞恠鳥也鴟惡聲鳥也郭璞以為鵂鶹類以其為惡聲之鳥故公取以比夫流言者　鬻通作粥粥養也　劉瑾云此詩歸罪于武庚而于二叔有憫惜之意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　輔氏曰言巳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巳謀故今攝政而不利于孺子周公以此曉成王也

愚按子指管叔蔡叔二叔雖兄自國家言之皆子也取我子謂武庚取之為巳用也室即鳥巢也以比王室通章大旨只在無毁我室一語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云桑土桑根也　朱註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鄭云下民巢下之民或敢有侮者正恐猶有侮者在所以宜綢繆也前以毀室屬鴟鴞此以侮予屬下民蓋室一毀則探㲉取卵之事即有起而乘之者猶武庚蠢動而頑民亦遂洶洶不靖也　愚按惟牖戶綢繆堅固乃足以徐伺禍患之來而預為之地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字代鳥自謂而周公以自況也　朱註拮据手口共作之貌　毛云捋取也荼萑苕也　一云茅秀也蓄積也租通作蒩說文云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亦作租　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

納茅秀于窠中以為之藉作窠之始事也　捋荼手之為也手之用不足因以口繼之租而曰蓄蕰有資于口者故承之曰予口卒瘏卒通作瘁盡也室家巢也

愚按周公以王室為室家也王室初創人心未定故視此室家皆有不敢即安之意武庚之變公葢早慮之矣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毛云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以其托巢于高枝而結搆未牢故危之也漂屬雨搖屬風乃未然事與陰雨綢繆相應今雖未至於此其勢必至于此也鄭云維音嘵嘵恐懼告愬之意正指迨天之未陰

雨五句而言而恩斯勤斯鬻子之惘斯其大指畢露乎此

愚按維音嘵嘵即自述其作詩喻王之旨葢多難將作情有不容不汲汲者不自知其音之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愚按武庚之叛周公計之早矣流言之起公心知為武庚反間而出自二叔則情有不忍言者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祇知為管叔之誣公猶未知為武庚之圖周也公貽以鴟鴞之詩極道武庚之情所憂在國家而不在區區一巳之謗成王得詩亦未敢誚公然猶未信以為真也迨風雷感悟公歸攝政武庚叛逆巳成王始命公東征東山之詩所以即繼于其後也

東山

序曰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朱註周公東征三年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朱註賦也毛傳缺　凡言我者皆設為軍士自道之詞　徂往也　唐杜牧以河北為山東秦漢謂山東

山西者皆主太行山而言東山即河北商故都也慆慆久也 零說文云餘雨也濛雨微也行役最以雨為苦餘雨濛濛若繼若續極狀羇旅愁慘之景此四句即景紀事故每章以為起語 我東曰歸以下又追言其將歸時之情向未言歸乃心敵愾幾忘其家矣纔說將歸則室家入念翻以喜極生悲故身猶在東而心已西望而悲此羇旅之情也 朱註裳衣乎居之服 毛云士事也行枚行而用枚所以止語

軍事既畢曰歸有期釋介冑不用而新製裳衣以辨為歸時居家之服且奏凱言旋亦無事于銜枚而行矣 蠋蟲名韓非子曰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皆為賁育 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蠋食葵藿而肥羅氏云蠋雖蠶類而不食桑曰烝在桑野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 爾雅云烝衆也敦不動之貌獨宿指軍士離室家而言 王氏云古用戰車止則

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故夜則宿于車下　言此離家之軍士敦然不動而獨宿于車下與蜎蜎之蠋獨行而散處于桑野無以異也　殷大白云看亦字正匪兕匪虎之意以語出于上人則為能體其情耳　按序謂此章言其完也蓋全師而歸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爾雅云果蓏栝樓也郭璞云齊人呼之為天瓜　伊威蟲名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本草名濕生蟲也常惹著鼠背故一名鼠負　爾雅云蠨蛸長踦也郭璞云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為

喜子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　楊慎云左傳町原防井衍沃註云平川廣澤可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　疃本作畽莊子舜舉于童土之中疏云童土疃也　言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践為鹿場非謂町疃即鹿場也　熠燿螢火也本草云一名夜光一名熠燿　朱註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　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蝎夜行喉下有光如螢者是也　楊慎以熠燿自是螢火朱子因下章熠燿其羽故云然古人用字有虛有實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鶯其領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此言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　上章述初即路之景此則漸近于家而念家中之景象也　陳式曰下章是征夫之有家者此則無家者也故後章分二種

愚按畏者是别家已久作許多淒涼之想便生出許多恐懼之情唐人詩近家心轉急不敢問來人畏也

乃轉念之而釋然以喜即淒涼處正自可懷曲盡久客回家將到家門之情景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毛云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云鸛將陰雨則鳴行者于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　易占云蟻封其穴大雨將至今朔地蟻封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也　禽經云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此承零雨其濛之後必非將雨當是仰鳴則晴晴則征夫將至故洒掃穹窒以待之以其宜至而猶未至望之之切故歎也洒掃穹窒與上章伊威蠨蛸等語相應　嚴氏云此皆想其婦

在家之歎望螢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 瓜苦瓜之苦者栗薪以栗為薪䄪以制棚架之類行者至家因見苦瓜纍纍係于栗薪之上而曰我不見此亦已三年矣到門之初是物皆可喜也 錢棅曰古者兵出于農故其所思皆是農家風物

愚按不言與婦久别初見之喜而但叙門外所見之物且驚且喜則夫婦相見之喜不必言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羽鮮明也皇爾雅作騜云黃白曰騜駵白曰駁言其車服盛也

親即之于之母也爾雅云婦人之禕謂之縭縭緌
也註云繫也郭璞以為即今之香纓邪交絡帶繫于
體因名為禕　陳祥道云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
是也帶結而垂曰縭考爾雅衿謂之袸郭璞云袸衣
帶也是則衿者纓之帶縭者衿之緌先施衿而後結
縭總是一事皆女母為之　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
終舉九與十喻其多也　嘉美也
婚禮名嘉以陰陽際會謂之嘉
愚按序以此章樂男女之及時玩前三章皆為有家
室者曲叙其情此則為無家室者預道其喜所以慰
勉從征之士士無不至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從征之
士大半未有室家于凱歸之時自應及時婚娶耳
末二句因其樂而戲之并及舊有家室者之樂也言
新婚者洵足樂矣彼夫婦久别而乍會者其樂視新
婚者且如何耶
統為之志喜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朱註謂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

愚按尚書周公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篇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則是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朱子以東征三年而王始迎歸蓋誤以居東即為東征若武庚管蔡之誅皆出自周公者然晚年亦自知其誤矣

破斧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朱註謂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輔廣云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朱註賦也毛傳缺　司馬法輜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築壘用之斧斨亦伐木所用非指兵器　嚴氏云周公奉命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窮蹙自守周公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未嘗從事攻戰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故俱敝也　書傳云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與祿父及三監叛　毛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既于奄之外復言四國則奄不在四國數內矣　朱義曰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　皇通作遑說文云急也言周公

東征豈得已哉秖為四國不靖天下將危故皇皇如斯耳　將大也言其為德于民者大也　方畿云將有提攜之義謂提攜斯人出于阽危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說文云鉏鋤也司馬法輜載一鉏疑即此又說文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名南維錡及釜是也是則錡乃軍中所以炊者亦非兵器　說文云吪動也徐鍇云臥既覺有聲氣也故曰尚寐無吪言周公東征為四國倡亂故寤寐不安耳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韓詩云銶鑿屬一曰鑿首以木為之加于鑿之首即鑿柄也用之既久其毛茸茸如毛之散裹者故名為銶　毛云木屬曰銶　說文云遒迫也吪深于皇皇猶晝時情事吪則夜以繼日矣遒又深于吪吪僅思慮不安遒則迫而必應矣　休安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愚按武庚之亂挾三監併奄與淮徐之地幾半天下自秦漢之世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也周公征之三年始平甚新造之周于是而再造也當其時周公以王室為心軍士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故破斧缺斨從軍之士言之皆以見周公之勞而不言已之勞也

伐柯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按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新逆馬融本作親迎 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也 王出郊者意成王俟于郊而以使者先之此詩當王議迎公之時為王商遣所使之人及所以待公之禮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朱註比也毛傳缺 柯斧柄也 鄭云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以先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鄭云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但所遣賢者之心以為安則公亦安矣　我者詩人代王籌度之詞詩話曰汎見曰見接見曰覯踐行列貌國語所謂析俎加豆是也　孔云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令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公饗燕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愚按成王感風雷之變悔而迎公此周家治亂之轉關詩之所係甚重也

九罭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郝氏云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一章諜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托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托為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

王雖不諒公公終未忘忘王往迎則必返耳嗟予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序所以刺其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毛傳興也朱註同　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郭璞云緵今之百囊網也　鱒似鯇魚赤眼多細文羅氏云鱒多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見網輒遁魴則說苑所謂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也以比公有難進易退之操　程子云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美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

鴻大鴈也雁多羣而鴻寡侶遵渚自北而南之時以況公之去國而居東也　左傳云再宿曰信鄭云時

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曰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處是東都也今公當復其位不得留也

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高平曰陸遵陸漸有自南歸北之意以況公將還京師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言公之留于女地不過信宿間耳行且歸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袞龍衣也天子升龍公降龍龍形卷然故謂之袞朱子曰是以有袞衣兮是以二字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為東山願留之意

愚按是以二字緊接上章公歸不復一句爲東人怨望之詞初見衮衣繡裳以爲王錫之命所以慰問公也今乃知爲迎公而歸是以有衮衣也末二語知其不可留而請諸使者無以公歸亦無可柰何之情人心之愛慕者至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朱註以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

愚按篇中有于女信處于女信宿之語則非出于東人之口可知當是迎公之時望公至者初爲使者諭東人之詞旣爲東人請諸使人留公之辭皆所以重公而悟王也

狼跋 序曰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朱註謂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跋躐疐跲也胡說文云牛項垂也令狼亦稱胡者頷下垂皮亦如牛然　孔云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于尾上也　公周公也孫鄭云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適也周公避位居東所謂孫也　毛云碩大膚美也　謂公大美在躬孫而愈彰　禮記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所謂碩膚也　孔云上公九命得服袞冕屨赤舄　蘇氏云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

前憂其躐胡而後憂其跆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履赤舄几几然安且閒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　嚴氏云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愚按跋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疐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既退而疐其尾矣于是復進則又跋其胡前章主公居東而言意在疐尾此章意在跋胡公居東二年可謂疐尾矣罪人斯得之後又作詩以貽王獨不慮其跋胡乎公身雖孫而碩膚如故凡所矢口莫非有德之言無得而瑕疵之者王亦未敢誚公不瑕之謂也

愚按此公至周周人見公而驚喜之辭以公居于東之久也跋胡疐尾憂懼多端讒謗畏譏意趣蕭索形貌顑頷矣今乃益見碩膚也而且步履從容如故音吐未嘗少損此周人所共慶者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鄒氏云易明夷之彖傳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周公當流言之起遜而居東所謂善用晦者固即柔順蒙難之家法處明夷以艱貞者也

愚按公一聞不利孺子之言即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何其見之捷而策之中乎項氏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故公不汲汲于自明也所以釋羣疑而悟王心者惟在此一遜耳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劉安世云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

公作詩意在于豳而周公于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也　范氏云豳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之以豳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

田間詩學卷五